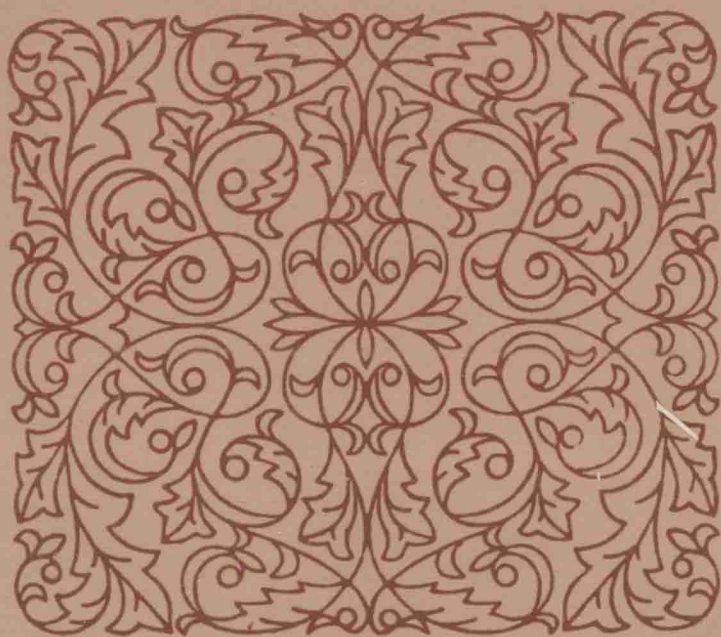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7 •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7 ·

哲學·宗教類

墨子集解

墨子辯經講疏

張純一註述

顧惕生著

上海書店

# 至誠山人待刊書

校定等韻三書

中國聲韻學

古韻學

文章學綱要

心經講義

說文部首講疏

中庸鄭注講疏

論語講疏

至誠山人稿

中英對照 穆天子傳西征全解

中華民國文化史

##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五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著作人 顧惕生

出版部 至誠山廬

南京雙龍巷  
尖角營四號

發行所 至誠書店

南京雙龍巷  
尖角營四號

印刷者 民生印書館

無錫光復路中  
電話 一一一二

代售處 南京商務印書館

上海作者書社

---

張純一注述

墨子集解

---

本書據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影印

# 墨子集解敘

性契真常。歎體歧分而殊染。心恆寂定。鑒物萬別而一同。本原澄徹。悲智圓融。此墨子所以自苦而利天下也。墨學集成於墨子。與道儒鼎峙。立說多與孔老符。而又獨鳴其異。如尙勞賤。務平等。宛爾農家。學兼名家。兵技巧家。有今遠西。所謂形學。光學。重學等。不勝書。曰無窮不害兼。曰愛衆衆世。若愛寡世。愛尙世與後世。一若今之世。直大宇宙之總。而通於釋氏之無量慈悲。謂目離識無見。謂火頓視不熱。示有非常。證無不去。眇理豐備。斯爲至貴矣。綜觀周秦漢魏書。皆孔墨儒墨對舉。自唐韓昌黎後。鮮能讀墨子者。寥寥千載。遜清乾嘉諸老。取而掣校之。功莫高焉。然闕誤猶不少。孫仲容作閒詁。富搜羅。勤甄討。大義粗明。而精蘊多未揭曉也。傳青主墨子大取篇釋。從事獨先。曹鏡初邃於內學。墨子箋。發明經及經說之讀法。宣究墨情。凌駕前人。王晉卿有萬曆本。焦竑校本。墨子斟注補正。樹義精堅。王壬秋墨子注。時有剏獲。劉申叔墨子拾補。考證明備。尹候青墨子新釋。詳段借字。具新穎義。梁任公墨經校釋。閒亦見及微旨。張子晉墨經注。及大取篇釋義。頗得墨髓。伍非百墨辯解故。察名實於毫芒。陳立破之方。

軌大取篇注及墨子大義述亦資之深而原逢左右樂調甫墨學五書獨往獨來闡明聲光之義剖析名謂之理辯悟敵非證成己是卽故理類顯眞摧似更據道藏本唐堯臣本俞弁鈔三卷本校文精覈無比近人治墨者多行見二千年絕學無難光而大之矣余自民國八年春研尋是書迄今十有七年嘗終日覃思屢忘寢食辨古字聲形之轉變稽故書記載之異同正譌補脫期得眞詮凡以明兼體弘兼用也嗟嗟墨子祖夏禹之儉勤恢張顯學本史佚之捷給精淑語經爲人重而自爲輕亟僞晏子知道於神厚而於體薄無殊老氏存身誼愔至深遠也是書據前賢諸說擇善從長拾遺義振玄綱冀轉世間有漏之道學爲世出世間無漏之至仁庶冥符墨聖貴兼之眞先民而後身凡有血氣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而交相尊親矣副墨止此吾思渺矣吾才竭矣竊歎墨道之大一兼無外泯楚越之畛域盡心力以利愛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誠神州文化之祕藏世界大同之扁鑄也願讀是書者張皇幽眇明貞日月無欲惡而備世之急則墨家心傳終古不絕矣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九月下瀚漢陽張純一敘於南京旅次

鄙箸初次脫稿蔣君竹莊謀於醫學書局梓行且任校讎之勞書成余

廣續鈎考、三歷寒暑、釐定不少。歐陽季香君嗜墨、審校六十餘條。梅君  
擷芸佛學大家、謚正十有二事。樂君調甫、伍君非百、稽商與義、洞究眞  
理。海源閣藏陸德輿藍印本、近爲蘇潘君博山所得。博山爲顧君惕生校  
本。余借閱、据唐堯臣本照錄之。亦校墨書者所珍也。諸君嘉惠多矣。蕭  
生樹楨校文一過、啓予亦勤。覆勘竟、知翦陋。匡訂之功、敬俟來哲。純一  
附誌。

# 墨子傳本

墨子十五卷古本

詳見孫氏開詁  
墨子篇目考

樂臺注三卷本

並見通志藝文略及  
明焦竑經籍志墨家

宋板影抄

一本

竹紙舊抄四本

以上並見汲古閣  
宋元秘本書目

蘇眇閣本四卷

子彙本一卷

路小洲弘治己未舊抄本

以上並見其  
友芝書目

顧千里校道藏本

明吳寬抄本

見

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八孫所見黃蕘圖影寫本今藏南  
京國學圖書館其前五卷葉德輝云在湘鄉王佩初家

茅坤校本

并十五卷爲六卷有  
日本寶曆仿刻本

顧千里

校季本

以上並見  
墨子開詁

萬曆節本

樂調甫云疑王氏自友人家借得陳  
仁錫諸子奇賞本校而未畢之解

焦竑校本

以上並見墨  
子輯注補正

陸穩藍印活字本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五云是明鑄据唐堯  
臣本重印案陸刻先唐刻一年葉說未塢

唐堯臣本

涵芬樓  
景印

白

賁衲本

据唐本  
重刊

俞弁鈔三卷本

見樂調甫墨子  
三卷本考證

李贄批選本

二卷食舊應書目載李  
贄郎兆玉評本墨子十

卷五

百家類纂本

明慈谿仇隸集卷  
二十五刪節不全

錢曾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

見讀書  
敏求記

丁小

山與許周生互校墨子經說四卷本

見孫志祖讀  
書勝錄四

# 墨子集解十五卷目錄

敘

墨子傳本

卷一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卷二

尚賢上

尚賢中

尚賢下

卷三

尚同上

尚同中

尚同下

卷四

兼愛上

兼愛中

一  
一  
一  
九  
一四  
二二  
二六  
三三  
四一  
四五  
五〇  
六三  
七一  
七五  
八五  
九五  
九八

卷五

兼愛下

一〇八

非攻上

一二三

非攻中

一二五

非攻下

一三二

卷六

節用上

一四七

節用中

一五一

節葬下

一五六

卷七

天志上

一七三

天志中

一七八

天志下

一八六

卷八

明鬼下

一九七

非樂上

二一八

卷九

非命上

二二九

非命中

二三六

非命下

二四一

非儒下

二四七

卷十

經上經說上

二六五

經上經說上

二七〇

經下旁行句讀

三一五

經下經說下.....三一九

卷十一  
大取.....三七一

小取.....四〇二

耕柱.....四一二

卷十二  
貴義.....四二五

公孟.....四三三

卷十三  
魯問.....四四七

公輸.....四六〇

卷十四  
備城門.....四六五

備高臨.....四九〇

備梯.....四九三

備水.....四九六

備突.....四九八

備穴.....四九八

備蛾傳.....五〇一

卷十五  
迎敵祠.....五一三

旗幟.....五一八

號令.....五二二

雜守.....五四七

附

錄

墨子佚文

五六一

墨僂之探本

五六九

墨子魯人說

五七三

墨子年代考

五七五

墨儒之異同

五八一

墨子與農家及其源流

五八七

墨學與景教

五九九

讀伍評梁胡樂墨辯校釋

六五一

墨子大取篇釋義敘

六七五

# 墨子集解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

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孫詒讓墨子閒詁云、畢說未確。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純一案孫說似未審。親士爲政治之本、修身爲教學之本、是墨家貴兼之密因。二篇均無子墨子曰、其文古樸淳茂、當爲墨子自著。惟親士篇中言孟賁吳起之死、當爲後人所增竄。二千年来、偏重儒術。學者理想受縛。見道不懷。不幸甚矣。今分三項言之。(一)墨家親士、在使國君尙羣爲治。蓋道家上德若谷之情。不得謂儒家持論獨正也。(二)不親士則無賢尙。親士即荀子致士篇、所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是實圖治之先務。並非尙賢之餘義。唐以前本已如是、可見古人卓識。(三)古者農道儒墨諸家之學、恆互相通而難分。如親士尙賢與儒同。修身非戰無殊儒道二家。節用又農道儒三家皆然。豈獨親士與儒言相近耶。墨子以立國奠基、首在養士。養士多則賢才衆、而後其國可與圖存。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親士者、尙賢之基本也。故以親士冠其書。英儒赫胥黎曰、智仁勇之民興、而後其國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窮。可爲親士之說明。荀子致士篇、或本此而作。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孫云、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云、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見賢而不急用、則君道廢弛、無入急君之急矣。禮記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尹桐陽墨子新釋云、慮謀也。純一案非賢無以利民之急難。非士無以圖國之富強。故求賢衆在養士多。親士固兼愛兼利之本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

國存者、未會有也。

曹耀湘墨子箋云、士多聞之人也。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賢、能也。勞也。詩曰、我從事獨賢。士多聞必勤於學問。賢多能必勤於行事。存其

士而不忘。急於賢而弗敢緩。又爲國者之勤於政與民也。墨子之教、上宗夏禹。故開章則以勤爲第一義。純一案以上言親士爲立國之本。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

王念孫讀書雜誌云、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

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非訓爲長。卽訓爲君。尹云、文雖論而不正、然能假尊周攘夷之名以合諸侯。亦可謂能正乎天下也。越王句踐

遇吳王之醜。王樹相墨子斟注補正云、秦策皆有詭醜大辭。注云醜、恥也。國語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卽此義。而尙攝中國之賢

君。孫云攝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尹云、明攝中國者以越地在夷故也。三子

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俞樾諸子平議云、抑之言屈抑也。論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曹云醜、恥也。禮云、知恥近乎勇。人有恥則其志奮然以興。所以能勤而不怠。功以成。名以達也。抑、屈也。屈於此而伸於彼、有恥之效也。故老子曰、強行者有志。太上無敗。孫云、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

事無事者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孫云、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王闔運墨子注云、言三子能用其親士也。曹云無敗者、勤於其

始也。敗而有成者、恥而思奮也。用民、能用其民也。能用民、故敗而不忘。純一案忘當爲亡之譌。國事非實力不濟。太上、如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說苑君道篇所謂無爲而治、固無敗矣。其次如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使士食田。故一戰而霸。左傳二十七年傳晉語四齊桓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助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管子問篇管子賞於國中、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贊之。管子大匡篇句踐同男女之衆無曠其功。越語下於其達士、絮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斯賓塞爾、赫胥黎輩、尙羣爲治之微情。以上言親士之效。此英儒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畢云、言不肯之不知足。純一案畢說不肯苟安是、而取譬則非。準墨家貴兼、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之義、此可反覆推言之。我居雖安、而衆居不安、我應無安心。我財雖足、而衆財未足、我應無足心。

衆居雖安、我應教之無安心。舍其餘力以相勞。衆財雖足、我應教之無足心。舍其餘財以相分。然後可爲兼士於天下。此親士所以不容緩也。易繫辭下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管子心術下曰、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其心超物表。先天下之憂而憂。均與此同。曹云、安於居則必情。足於財則必慚。無其心、則勤且儉矣。勤儉者、墨氏之大指也。是故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勤勞。蓋先天下憂患難。期與衆人自易而難彼。言衆人惟圖一己之安樂、自處於易。不知先天下共安樂。與衆人異也。衆人自易而難彼。言衆人惟圖一己之安樂、自處於易。不知先天下共安樂。與衆人異也。

林首引。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墨家枯槁不舍。不必仕進、始行其志。此言君子愛利之。悲憫、不容自己。必雖襍庸民。臣本、李贄選本並作雜。終無怨心。言君子之光同塵。職量內盡其誠而後即安。天下、有違無退。雖事或不濟、而志且益堅。蓋情深人不知而不慍。易乾文言曰、遷世无悶。不見是而无。彼有自信者也。信同伸。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君子自立有方、確乎其不可拔。天下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也。蓋士有可親之實如此。或云信如字讀、信力獨到。見之真。守之固。亦通。

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難者、勤勞也。欲者、安足也。惡者、敗亡也。惟爲天下勤勞、不自安足者、始可得安足。若天下未安未足。輒自安自足、未有不敗亡者。此親士所宜急也。以上言所以親士之故。

是故偏臣傷君。傷君與傷上義複、疑當作偏臣傷君。偏與偏形近而譌。校者望文生義、以爲義不可通矣。爾雅釋詁、輔、備也。郭注、備猶輔也。說文人部備。徐鉉曰輔。段注謂人之備、猶車之輔也。承培元廣說文答問、備即周易比輔也。人部備、助也。各本作輔也、後人所改也。鄭書備輔不同義。凡輔相輔弼、皆以備爲正。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楊注、攝與矯同。屈也。此言備弼之臣、能矯正君之過失而服之。所謂責難於君。即上文所望於君爲其所難之義。明親士之利甚大也。此冒下文君必有弗弗之臣、至焉可以長生保國。諂下傷上。在下者諂、不利於上必矣。戒爲君者勿爲其所欲、始可免其所惡也。明不親士之害也。此冒下文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至則國危矣。

君必有弗弗之臣。孫云、弗讀爲弗、說文口部云、弗、違也。純一案公羊傳桓十年、公會衛侯也。韻會、弗、不可也。不然也。固是矯義。說文不部、否、不也。從口不。不亦聲。徐鉉曰、不可之意見於言也。段玉裁注、不者、事之不然而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而也。弗、否、不、並一聲之轉。昭二十年左傳、君所謂可。而有否。上必有諂諂之下。畢云、禮記云、言容路路、鄭君注云、教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可證。上必有諂諂之下。畢云、禮記云、言容路路、鄭君注云、教格切。供頤煌讀書叢錄。分議者延延。王樹勳云、廣雅釋詁、延、延長也。分議者延延、謂分議者云、路路與諂諂同。

分議者延延。王樹勳云、廣雅釋詁、延、延長也。分議者延延、謂分議者云、路路與諂諂同。

上必有諂諂之下。畢云、禮記云、言容路路、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文部、論語也。玉篇云、魚

反復辯論而長言也。純一案分、異也。荀子不苛篇是君子

見塵集

墨子集解 卷一 親士

小人之分也注。分議即異議。分議者延延。謂備弱之臣。不敢苟同於君。常持異議而長言。禮記曲禮上分爭辯訟是其義。蓋承上文弗弗言。與下文近臣則暗義對。曹云、延延猶闐闐。和悅而諍也。而支苟者詒詒。王樹相云、支當爲致、苟當爲敬、因偏旁脫闕而誤。致敬者詒詒、謂致敬於君者。其言密詒詒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致敬與分議對文。王闡運

本支作支。云、苟敬也。苟自急敬。又支而警之。直諫士也。純一案支、猶持也。後漢書郭泰傳注、王闡運不必破作致或支。苟、說文荀部云、自急敬也。從羊省。從夕口。字與從艸之苟異。通作亟。廣雅亟、敬也。王闡運說是、但不必破作敬。支苟、猶言持敬。與分議爲儷文。詒詒、疑涉上而誤。或本作諍諍。蓋延延不同弗弗可證。支苟者諍諍、與下文遠臣則暗義對。謂以陳善閉邪爲敬而諍於君。國有爭臣、故無焉可以長生保國。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爲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之長。生謂生民。易觀九五觀我生虞初效。純一案李贄早斷焉字屬下諍。長即兼愛下謂長養生民。保衛國土也。此承備臣橋君申敬之。以上言親士之利。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畢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玉篇云、瘖、則作暗亦是。孫云、瘖暗字同。尙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嘿。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闇則上聾。闇與暗瘖字亦通。純一案晏子遠臣瘖。見諫上十二章。朝居嚴。見諫下十七章。遠臣則暗。蘇時學墨子刊誤云、暗、吟而不言。曹云、吟、不言也。遠臣則暗、如屈原既放。行吟澤畔之意。但有怨容而不能言也。尹云、吟同嚙。口閉也。怨結於民心。暗吟心爲嚙。純一案

姚文田古音諧二侵。諂諛在側。善議障塞。蘇云、側塞亦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一錢引此。則國危矣。此承諂下傷上言不親士之害。家語六本篇云、湯武以諍諍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大情正與此同。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耶。殺其身而喪天下。管子五輔篇、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

人者。未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言賢士能盡臣道。抗君命。安

寶。禮記大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此言士爲國寶。曹云、廣明篇首急賢存士之說。亦教勸之意也。

今有五錐。孫云、說文金部云、錐、銳也。此其銛。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幽案、釋名釋用器云、錐、利也。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純一案廣雅釋詁二、